

## 走近记忆

田耀东



## 老街上的供销社

曲尺形的柜台,晶亮的玻璃,迷人的糖果罐,花花绿绿的铅笔练习簿,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小人书。

手指含在嘴里,眼珠飞出去,贴在玻璃上不动,脸上是向往和羡慕,大抵就是五十年代童年对供销社的记忆了。

打酱油买盐是最开心的事。三毛钱递上去,售货员阿姨经常给一颗硬糖,有杨梅味的,有桔子味的,剥开含在嘴里。糖纸捋平折好,夹在语文书里,甜味就在雷锋叔叔的笑脸上了。

煤油灯的罩子总是擦得很亮。圆凹处擦不到,用芦杆包着老蓝布细细地伸进去,转着圈擦,不留一点烟痕,这样,发出的光不受损失。灯罩下圈易脱落,不小心会划破手,所以擦灯罩是细致的事。煤油要凭票,珍贵非常。打煤油的叔叔把勺子伸下去,稳稳地提上来,满满的一勺,能多点一个晚上。叔叔的儿子和我同班,总能多打半斤给我。捧着语数皆一百分的考卷,我觉得幸亏多打了半斤煤油。

供销社是老街的中心,上街不说上街,都说去供销社。糖烟酒,酱醋茶,衣服鞋帽袜子,刀具螺丝钉,陶缸瓷碗毛竹筷,棉布床单彩毛线,粉色的蝴蝶结花别针,红红绿绿的皮球洋娃娃……除了天上飞的,水里游的,都在供销社的柜台里放着呢。

节日里去供销社购物,总要排队的。腊月二十四,灶王爷上天后,农事就闲了。虽然凭布票,棉布柜也挤满了人。娃娃的新衣,姑娘的花布,新郎新娘的嫁服,各式花布映得脸比桃花红。扯布的嘶嘶声清脆悦耳,柜组长都师傅整天裹在花布的云雾里。

51型的永久牌自行车,坚实得像坦克。厚重的钢管,加重的后座,三百斤的肥猪绑在后座上,龙头上压两块砖即可骑行如飞,按动的车铃比黄鹂鸣叫都清亮。看车的人轻轻地摸,远远地感叹,回去立即给猪羊加一把草,给鸡鸭喂一勺田螺。“明年买一辆。”拳头擦出了汗,心怀惠公移山志。

生产资料部的仓库大多做在河边。化肥农药来了,毛竹树棍来了,陶缸铁锅来了,好消息像春风吹过平原。独轮车,平板车,牛车,拖拉机,兴冲冲来,喜滋滋去。咸瓜缸,猪食缸,腌菜坛,搭猪棚的树棍子,做房椽的扁担料……赶车人舒展的皱纹里开满了桃花和油菜花。

语文老师的作文题目很有诗意——《我的理想》。同桌和前后桌都写了整整两页:我的理想是做一个供销社售货员。我第一次认真地打量我的同桌,想像她当上售货员后的风采。

村里的二牛入伍当了连长,竟然娶回了供销社的大妮。大妮脸比桃花红,腰比柳枝细。送亲的车队一长溜闪亮的自行车,龙头上的红领巾像天上的红云。二牛娘乐得三天闭不上嘴,二牛爸嘴里念叨,我二牛烧了高香了。

那天月亮很圆,我们十几个毛头跟着车队跑,研究大妮的腰为什么那样细。那天,也是我第一次尝到新娘子发的大白兔奶糖,方知天下竟有这么香的糖。含一块,做梦都香得笑起来。

八零年,我进了供销系统,成了营业员。第一个月就进入技能大比武。几百个数字加减乘除,比赛打算盘的速度和正确性。十几个数字连加,用心算,叫一口清。抓十把糖,把把要十粒,不能出错,叫一手准。三角包,四角包,包红糖和食品,从半米的高处摔下,绝不能像天女散花。考竹勺舀酒,十斤不差分毫。勺子不能侧,不能快,不能慢,出一点错,分量就不对。平时练得认真,考核才能夺冠。做好供销人,有过硬的基本功。许多老职工皆技艺非凡,方知行出状元。

农忙时送货下乡,拉着平板车,把日用品送到田间地头。知青时并不觉得沙地竟然这样美,现在穿着供销人的工作服下乡了,蓝天白云,玉米黄豆,歪脖子老桑树,毛茸茸的狗尾巴草,全部充满了诗意。平板车像扯了帆,不是我拉车,而是车拉人。

供销社诞生于五十年代,和几代人共同成长。九十年代后逐渐走出老街的视野。新街最繁华的地段,仍是供销社旧址。农民上街,大包小包装着载着回家,信心满满地说,是在老供销社的那个超市买的。

夜晚散步在老街的河边,会指点这边是供销社的仓库,那边是供销社的收花部。

供销社刻在老街的心里。老街延续着供销社的岁月。

## 人在旅途

蒋长云

## 申大烟酒

申大烟酒是我的一个朋友。确切地说,是我这位申姓朋友开的烟酒店。我这样以店代人地称呼他,是因为他极为这个店名“沾沾自喜”。工商登记的时候,预备的一些店名都已经有人注册过了,不成功。他灵光一闪,就以姓入店名,叫申大烟酒。这个名字确实蛮好,平实、个性、大气,叫得响,后来证明生意也确实不错,可以算是个大吉之名。朋友说,他叫了申大烟酒后,街面上出现了不少什么赵大羊肉,钱大龙虾的,其实是免费用了他的专利,他很来气。朋友说很来气时是笑着说的。确实这也不是什么发明,公安局里到处是什么孙大、李大的,可能也不尽然是大队长的简称,“大”的含意和适用范围,大了去了,你懂的。

申大烟酒店开在我上班必经的路上,说是已快十

年了,店面其貌不扬,所以一直都不曾在意过。去年偶有一次别人叫我去拿酒,按图索骥找过去加了微信才算结识。那一阵,我在临习《蜀素帖》《龙井方圆庵记》,常没头没尾地发一段在朋友圈请方家指正。有一天,他私信我说,米芾临得不错,可否给他写个店名。我略略有点意外,想不到这位酒老板钟情米芾,有点意思。午饭后散步时,就有意转过去会会他。

这申老板原来确实有点经历。郊县农家子弟,八十年代中期初中毕业考了一个商业中专学财会,毕业后分在商业系统,商业系统改制后去了当地一家知名的酒厂,被安排来南通销售部卖酒,再后来酒厂也改制了,就顺应潮流自己出来做酒和烟的生意,主要是批发,因为卖酒时间长了,也积累了些人脉,再加上货源正宗,人也勤快灵活,生意日趋红火。

八十年代考的中专!打那时过来的人都知道,那是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一个难得的机会。多少锦鲤盼望着要跃过去的高不可攀的龙门。能过这道关的学子,那才智和学习力放在现在考个211是轻飘飘的,便是985也不为稀奇。

历经了寒窗苦读,正经考取过功名的申大烟酒,尽管顶在一天到晚与茅五剑和云贵烟为伍,身上到底还是有一股一般店商所没有的难于言表的人文腔调。

每天中午我都要散步去跟他聊一会儿闲天,听他讲酒讲烟讲故人讲故事。在他那儿,我知道了很多酒的知识 and 渊源,和他一起品评酒从名称到包装到入口到回味的各种优劣。有时,我们也谈谈书法。我为他书写过店名,还书写过德谟克利特的“没有宴饮的人生,如同没有旅店的漫漫长路”、尼采的“每一个不曾饮酒(原文为“起舞”)的日子,都是对生命的辜负”、李白的“且就洞庭除月色,将船买白白云边”。围绕得酒,开各种文绉绉的玩笑。他说有野史提及,他们苏中申家是元代蒙古人的后裔,被明军打散了,才流落于此。贵人不顶重发,我看他发际线高,头发渐稀,而且身材敦实微胖而不高,隐约有几分蒙古贵族的样子,难怪平时他总是谦逊有礼的君子相。和他在一起,我很放松、很随意,甚至很造次、很鲁莽,可以高谈阔论,可以浅吟低唱,也可以激扬文字、乃至胡吹八道。他骨子里念书人的克己复礼的气质,让他像一个含蓄内敛的捧哏,一直很谦和妥贴地托着你,应着你,礼让你,让人有如坐春风之感。

申大烟酒总体上是是个乐天派。他在店门口养了一些不知名的绿植,偶尔还会开一些碎花。花开的时候,他拍一些照片放在朋友圈里,还仿了汪曾祺的句子说,如果你来了,碰巧我不在店里,请先陪我的花坐一会儿,相信它会很高兴。这时的他很阳光很诗意。

但偶尔他也有敏感的时候。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散文发表在晚报上,隔壁单位的门卫跑过来说,申老板,刚才晚报上看到一个写文章的人和你重名叠姓。他顿时有点哭笑不得的酸楚。还有一次替客户送酒到一个不太大的酒店,门口的服务生,让他绕至边门走。可能也是酒店的规矩。若是快递员,可能二话不说就去边门了;而他是读过孔孟的,就有点难于接受了。因业务关系,他限市里各种顶级的星级酒店都有接触,人家都是礼貌有加,偏这家不在规模的酒店以貌取人,无礼刁难。和我说这些的时候,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,但他依然很明显地涨红着脸,怒不可遏的样子,可以想见他当时会有多么的忿忿然。世人势利,造化弄人。坐了十年冷板凳,规规矩矩走考学之途,终于修成正果,却阴差阳错没进入所谓的体制内,像他的众多同学那样做个科长、处长什么的。只因为要留在县城,进了商业系统,以至现在的境遇有点他认为的不尴不尬。我劝他,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”,人家孔圣人也曾遭人误解呢,人家提倡不生气,你也要不生气才好。

其实我真发发自内心地觉得他的人生状态是极好的,应该远比所谓体制内的真实和洒脱。妻子是先前酒厂里的技术员,也是大学毕业,经营着另一个店面,儿子新近考了一所名校的研究生。他们工作生活都很自由,自食其力,自己说了算,不用装,多年的本分经营,也积累了不少资源,朋友多、口碑好,生意几无压力,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。但他还是口口声声平台平台的,总觉得体制内的人生更好些。看来,围城何止是婚姻,职业也是。

那天晚上散步顺道弯到他妻子的门店,正赶上他们吃晚饭。他随手开了一瓶酒正自斟自饮。我说,你家里住着二三十层的高楼,可凭窗远眺长江,把酒酌滔滔。店里积着这么多名酒,小有壶觞可对花,远比陶渊明还幸福,夫复何求?他正有点微醺,红着脸也念叨着“夫复何求?夫复何求?”随手夹起一块猪肝来。

那猪肝我知道,他在微信朋友圈里晒过,说是这个小城最鲜嫩美味的,他只吃这家,在什么消防队边上的一个巷子里,离他这个店面,至少有三公里远呢。

## 散文欣赏

倪晓晖

## 柿子红,柿饼白



老爸爱吃柿子,我也是。

老爸爱吃柿饼,我不是。

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一只特大、特红的柿子。小时候,外婆家有一棵柿子树。每年秋天,枝头挂满了柿子。

我就像一只贪吃的馋猫看着鱼缸里的鱼儿一样,每天都盯着那些圆溜溜的东西。看着它们由青绿变得橙黄,再由橙黄变成橘红,那份欢喜比吃到糖果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更多的时候,等不及柿子成熟,就跟大人一起采摘那些半生半熟的,排放在窗台上。每天等着太阳升得高高时,我就忍不住轻轻地捏一捏那些柿子,看哪个软了就可以吃了,就像捏着自己喜欢的弟

弟妹妹的小脸蛋,满心的喜欢又有一丝丝不忍。

有一年冬天,我看到外婆手里拿着一个特别大、特别漂亮的柿子,感觉比我的两个拳头加起来还要大。那时候,我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,但是我的眼睛里一定放着光,也一定被外婆看到了——只听外婆自言自语道:“这个柿子就留到过年吧,先要祭祖的。”我听到“祭祖”两字,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,馋嘴的念头顿时烟消云散了。

要过年了,祭祖完毕。外婆再次拿起那个漂亮的大柿子,问我们几个小家伙:“谁要吃?”还没有等我们回答,外婆已经把柿子放到了我的手里。我用双手捧着,生怕有一点点滴闪失。抚摸了好几遍后,我最终还是把它放回了高高的柜子上,再远远地看着它,看了很久很久。虽然不知道那只柿子最后去向,但是有一棵柿子树已经永远长在了我的心里。

听外婆说,奶奶生前很爱吃柿饼。所以,每年奶奶忌日的那一天,老爸总会买点柿饼当供品。

看着那些外表就像结着一层霜的柿饼,我总想:奶奶活着的时候一定觉得这是大自然赐予的美食,好吃又不贵。老爸也一定是受了奶奶的影响,从小爱吃柿子,柿饼,并把这个习惯保留至今。

前段时间,奶奶的忌日到了,我提前网购了一包柿饼寄到了父母家里,因为我想替老爸记着奶奶的口味。平时不太吃柿饼的老妈竟然也尝了一个,说“好吃”,然后拿着一个柿饼递到老爸面前,老爸看都不看一眼,就坚定地摇了摇头。刹那间,我忽然鼻子一酸。也许是老爸老了,口味变了;也许是老爸因为担心健康问题而食欲不振。但是,不管是哪个原因,眼前的景象都不是我希望看到的。我更喜欢看着老爸津津有味地咬着柿饼的样子,哪怕是因为掉了几颗牙齿而吃相并不好看,哪怕是吃得满嘴满脸都是白白的“霜”,我都要看到他吃啥都么么香的模样。

转眼间又要过年了,父母将老去一岁,我们也是。我仿佛看见——除夕之夜,满大街的华灯中有一盏最别致的柿子灯正闪烁着最温暖的光芒。那束光一直向前延伸、延伸,照亮新年的每一天,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,一直照进人们的心里,伴随着你和我的一生……

## 东疆掠影

沈晖



## 浅海捕蛰

因为我是从小在启东沿海长大的,从初中开始就跌打滚爬在海滩,跟着大人拾泥螺、捉螞蟥、刨文蛤,高中还出海捕捞海蛰。

夏秋季节,江苏沿海一带台风频繁,也正是捕捞海蛰的最佳时节。那年夏天,一连几天的东南大风,将海蛰刮到东海浅滩。那天星期六正巧是海潮小汛,听邻居大叔说这几天海上大发海蛰,我闻之欣喜若狂。第二天一早,我偷偷地带着午饭与竹棍、竹签、绳索、明矾、食盐等,瞒着父母跟着小张伯悄悄地向东海进发。

一到大海,潮水正在慢慢向外消退,大堤岸上等待捕捞海蛰的人们开始解衣脱裤,争相下水。我三下五除二地脱下衣裤,只穿着裤衩奔下浅滩,站在齐膝深的浅滩慢慢向前走。大约向外走了500多米,依稀看到远处海面上飘浮着一朵淡红色、蘑菇形状的东西,在波涛中时隐时现向我飘来,倏地想起儿时的童谣:“红裙子,白帽子,帽头四周挂帘子。浮浮沉沉海中游,快活赛过海仙子。”这不是海蛰么?我顿时兴奋起来,急忙赶过去,学着小张伯的样子,伸出竹棍用钩子将它轻轻拉到自己身旁。海蛰柔软晶莹,手感舒服极了。蘑菇形状下面全是枝枝蔓蔓的触角,在水中飘逸不定。于是,我用一头拴上绳子的竹签穿过海蛰体中间,并将它推至绳子末端,然后将绳子另一头拴在自己腰间。这样,凭着海水的浮力,人走到哪,一只四、五十斤重的胖海蛰也就随水飘到那。

接着在海面上继续搜寻,像刚才一样,抓住了第2只,又抓第3只,到下午4时左右,不觉身后也拖了一大群,约有6、7只。为了减轻重量,我在水中就先将海蛰的红头子、白皮子用竹签刮下,然后从背后包中取出明矾洒上海蛰让其缩水,并将海蛰皮下的东西割断弃之大海,弃粗取精。

这时,潮水涨了,随即从腿部漫至腰部。有些胆小的我拖着战果开始向滩涂走去。这时,又见一只大海蛰在海水中一起一伏,我靠近时轻轻伸出手指刚触碰到它的边子,突然感觉一麻,“啊,是麻海蛰,碰不得。”据说:鲜活海蛰的刺丝囊内含有毒液,如捕捞海蛰时被触伤,轻者引致红肿热痛、表皮坏死,重者全身发冷、烦躁、胸闷、伤处疼痛难忍等症状,甚至于呼吸困难、休克而危及生命。为此,我只好忍痛割爱,绕道而行。

潮水涨得很快,一会儿浅滩变成大海,当我赶回堤岸不远处,突然掉进一个泥水坑,陷入半腰深,我连忙抓住2米长竹棍用力向下一撑,顿时跃出了水坑,然后拖着捕捞成果,拼命地向堤岸奔去。因为出发前我就知道,随带2米的长竹棍就是用于遇到水坑自救与挑海蛰作为扁担使用。

再说,几百斤重的东西要挑着走十多里路也不容易。因此,我来时还带了几公斤食盐放至堤岸,现在将胖海蛰拖至岸上,再给它层层撒盐,让其进一步缩水,并且过了七八分钟,再翻一下加盐,一般需前后翻身、加盐三次。间歇,我坐在堤岸上一边吃上自带的午饭,一边欣赏着美丽的大海,心里有种美滋滋的感觉。

夕阳西下,晚霞满天。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腌制,这时的胖海蛰已是大量缩水,从几百斤已缩至几十斤,因此,肩挑起来也就觉轻松了许多。这样,我走走

停停,将近一个小时,在万家灯火之时,我终于如释重负,到家了。

这是旧时沿海农民原始的捕捞方法,但随着时代的进步,这种原始的捕捞方法,早已被现代渔网作业与机械捕捞取而代之,人工捕捞已经成为历史的回忆、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了。

## 两代人间

郑素静

## 父亲的台历情结

年终岁尾,到了台历更新换旧时候。随着新电子时代来临,不少人家已把纸质台历淘汰。可老爸却一直对纸质台历情有独钟。每年年末他都把当年台历小心翼翼地收好,按年份先后放进他的木头箱里,如果看到台历里的哪个页面出现皱褶,他还用书压平,那细心劲真像收藏啥值钱宝贝似的。

父亲收藏台历大约有10多年了,对于父亲以前收藏台历,我们全家原来是很支持的,因为台历上有很多知识,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益处。例如花的叶子蔫了,哪道菜不会做了,洗衣服需要注意什么等生活问题,父亲都能从他收藏的“百科全书”——台历上找到答案。可现在时代变了,需要找啥东西,只要打开手机衣食住行就一览无遗了。为此,我和家人都曾苦口婆心地劝过父亲,让他扔掉旧台历,也顺应时代发展,可父亲仍痴心不改。后来,我和家人也想开了,就当父亲的一种茶余饭后的爱好吧。

可我却发现一个问题,父亲隔三差五地就鼓捣他的“破”箱子,戴着老花镜翻看 he 收藏的台历,那专注程度好像研究科学实验似的。有时翻看到一页停下,有时看着看着就笑了。我纳闷,当问他时,他说这里面有“宝”。妈妈经常抱怨:总翻你的破台历也要有时有响儿,这一步步就是半天,啥活也不干,照这样下去,非得老年痴呆不可。父亲笑着不置可否。

一次,因为着急记个电话号码,我撕了两张过期的台历页面,可没过两天老爸就问起这事,我只得承认。老爸大发脾气,说谁让你撕的,不知道我收藏台历吗?老妈看不过去,替我辩解说不就是两张破台历纸,至于和孩子这样大呼小叫吗?气呼呼的老爸径直走进了房间,连午饭也没吃。在我一再道歉下,他才算消了气。这段风波才算过去。对于父亲的反常举动,我求证母亲几次,母亲说你爸可能到了男人的更年期。

父亲收藏台历的箱子一直锁着,从来不让别人碰。那天,我收拾床底下东西时,看到父亲装台历的箱子没有上锁。好奇心驱使我打开箱子,看到台历整齐地摆放着,一尘不染。我拿起最上层的一个台历,一页页翻看着。发现几乎每页都写着字,不是正面就是后面。都写着每天我们家曾经发生的点滴小事。“1月1日,我参加老年大学书法班,我一定好好学,给孙子做榜样。”“2月5日,我和老伴去市场买菜,儿子一家三口明天回来,我又能见到孙子了!”“3月12日,孙子在期中考试得双百。好小子,爷爷替你骄傲。”“我感冒,儿子、儿媳已连续三周末回来看着我。”

看着看着,我眼睛湿润了。父亲收藏台历,他收藏的是念想,也收藏着他与家人每时每刻的爱。

## 星期诗汇

## 西乡牧马河(外一首)

金牛镇成四时清,牧马河边瑞气盈。  
山恋冬云作鱼卧,水连天碧入楼行。  
客怀诗兴逢烟墨,世事人情验友名。  
且听波前多唱和,禽飞往复似泉声。  
李新勇

## 茶美西乡

水流洗濯米仓山,谁种千峰万树繁。  
天阔叶开波色瘦,风清气露鹤毛寒。  
雕梁隐隐传神笔,画栋翩翩接善兰。  
我欲从君酬往事,细寻题榜作阑干。  
李新勇

## 清平乐·咏菊遣怀

秋风俊俏,不与群芳闹。清淡洁身都自好,只怕识人太少。

遣愁杯酒人生,黄昏莫问年庚。大肚能容日月,虚名利禄无争。

宋成兴

## 盼梅

树上孤栖几朵梅,骚人苦等盼您回。  
天寒别怨春迟到,一笑花开又夺魁。

宋成兴

